



猫头鹰值夜班

黄正一著

MAO TOU YING ZHI YE BAN

猫头鹰值夜班

内 容 提 要

提起猫头鹰，一些迷信鬼神的人，把它称做“报丧鸟”，农村中也广泛流传着“野猫子叫，不是好兆”等说法。事实上，猫头鹰是一种捕捉田鼠的益鸟，不愧为捕鼠能手哩。

这本书，描述了猫头鹰的有趣生活，还介绍了猫头鹰在晚上捕鼠的秘密，读后可以增进知识。

猫头鹰值夜班

黄正一 著

王文翰 装帧

赵白山 蔡康非 插图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156 1/32 印张 1.375 字数 21,000

1964年4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137,001—149,000

统一书号：R13024·92 定价：(五)0.14元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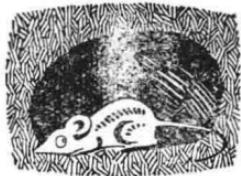
民间传说.....	1
谁偷走了庄稼.....	2
一堆粪.....	9
谜底揭开啦.....	13
夜间侦察.....	16
奇怪的吃法.....	19
夜捕的奥秘.....	22
(一)千里眼,顺风耳——(二)夜行的猎装	
小小的统计.....	27
传后代与众不同.....	29
(一)奇怪的小屋——(二)到哪里去了——	
(三)大哥哥和小弟弟——(四)惊人的数目	
当上了“演员”.....	35



民间传说

有些迷信鬼神的人，把猫头鹰称做“报丧[sāng]鸟”，说：“猫头鹰是煞星投胎，谁要碰上它，准会倒楣。”在农村中，也广泛流传着“野猫子叫，不是好兆”的说法。还有人把它称做“催命鸟”，说：“谁要听到它的叫声，便会死去”等等。这当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，你想，如果猫头鹰叫一叫会死掉人，那山区、森林地带猫头鹰集中地区的人们，岂非都要死光吗！

应该说，过去动物学工作者对猫头鹰的研究，是不够的。猫头鹰是益鸟还是害鸟的说法不一，即是益鸟，对人类有什么好处，也没足够的科学根据。为此，我和生物系动物学教研组老顾、小王两位同志一起，经过认真的讨论，制定了野外考察计划。后来，带了鸟枪、子弹、望远镜、照相机等，到附近山林里去，观察猫头鹰的生活情况。



谁偷走了庄稼

这是一个秋末冬初的早晨，当我们到达山脚下时，只见田野里的水稻已收割完毕，一行行整齐地堆在田里等待运走。成群飞叫的麻雀，停落在稻堆上啄食着丰收的果实。不远的田野里，一对羽毛鲜艳、尾巴尖长的野鸡，正在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谷粒，时时抬头警惕着周围的一切。

山村后边的竹林里，成群的白头鵙(bēi)，从一个竹林飞到另一个竹林。

这时候，树叶已经开始枯黄，树下已铺上一层厚厚的枯叶。一些夏天在这里做窝、产蛋的黄鹂(lí)、三宝鸟、家燕等，都已飞到更南方去过冬了。另一些夏天在北方的太平鸟、蜡嘴雀、红尾鵙(dōng)等，现在却到长江下游一带的山林里来过冬。

在灌木丛中，一群棕头鸦雀正在窜跳，一面以“纠纠

“纠”的叫声相互招呼着，好象说：“不要掉队，不要掉队。”当我们走近它们时，又发出一阵“唧唧，唧唧”的警报声，于是，一只随着一只相继飞走了。

我们沿着山脚下的羊肠小道，边走边看，不知不觉已走向后山坡，看看天已大亮。公社社员们正陆续来到地里，忙着秋收秋种。为了便于观察动物，我们在后山选择一条宁静的小道，向山上爬。刚走不久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骚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群社员汇集在一起，指手划脚，大叫大嚷，周围不



断有人围上去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们奔到山脚下，挤进人群一看，见几个公社社员正在大声争论着。

一个头围羊肚白毛巾的中年妇女大声嚷道：“我不信，一定是有小偷，否则，不会少掉那么多。”

另一个梳着两条短辫的姑娘不同意这看法，说：“小偷，小偷的本领不会那么大。如果是人来偷的，那脚印总应该留下的，可这里什么也没有呀！我看一定是老鼠偷吃的。”



“老鼠偷吃的？”另一个青年妇女咕噜着，“那为什么连花生壳也不留下？难道连壳一起吃下去了吗？”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向旁边一位老大娘一打听，才弄清：原来这几个社员，今天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到花生

田来挖花生，谁知一锹一锹挖下去，除了捡到一些零星瘦小的果实外，花生都不见了。看看这一片枝粗叶茂的花生田，不象是

不结果的样子，可果儿到哪里去了呢？他们仔细一瞧，发觉田里好象被人挖过的一样，泥土松松的，花生的根部已经拉断。这究竟是谁干的？有人说这是小偷，有人反对，于是引起了一场争论。

我正听老大娘说得起劲。突然，老顾在花生田里大叫起来：“啊，这一定是搬仓鼠捣的鬼！”

听说有搬仓鼠，我急忙奔了过去，只见老顾蹲在花生旁边，反复观看着。我一走到，老顾就说：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我弯腰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土堆堆，土堆旁边有个直径约一寸半左右的小洞，洞口隐约可见一些乱七八糟的老鼠脚印。这下可明白了，老顾说得对，是搬仓鼠捣的鬼。

正在争论着的社员，被老顾这突然的嚷声吸引过来



了，也围着洞口观察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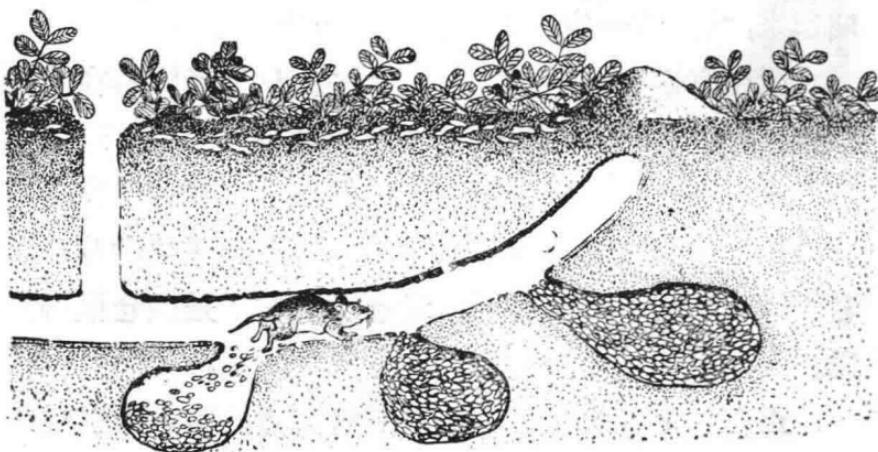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老顾指着洞口的那个小土堆说：“这个小土堆，就是搬仓鼠筑洞挖土时堆积成的。搬仓鼠筑窝，有个奇怪的习性，它一面挖洞，一面用两只后脚向外抛土，有时候，抛出的土甚至可以把原来的洞口堵塞。

“搬仓鼠不但偷食，而且还把偷到的庄稼大量贮藏起来，最多可存下一年多的粮食，真象个不劳而获的小地主一样！”

为了让大家了解搬仓鼠为害庄稼的情况，我提议沿着洞道挖下去看看。

“好！”社员们同声地说。

说干就干，一个年轻小伙子卷起袖口，抡起土镐，和我们一起挖了起来。



谁知挖不久，突然，一只体毛灰褐色的搬仓鼠，在离洞口约2米多远的地方，窜了出来，没命地奔逃着。

原来搬仓鼠开始挖洞的时候，是斜行向里挖的，有2~3米长，这叫横道。在横道两旁，挖有一个个贮藏粮食的小仓库。等挖到一定长度时，它又垂直向地面上挖。这条道路就是它以后的进出口，有人把这通道称为“天洞”。

呀！我们多粗心大意，竟把“天洞”给忘掉啦！幸亏人多势众，大家齐声呐喊，吓得搬仓鼠慌了手脚，被小王一脚踏住了后腿。一个青年农民赶忙上去抓住它两只后脚，倒拎起来；搬仓鼠还想作垂死挣扎，张口就咬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从它的嘴内扑扑掉出两团东西，定睛一看，呀！是两颗花生！原来这种鼠，在它的口腔两旁，有两个颊囊。它可把偷到的花生，暂时贮藏在颊囊内，等颊囊内装不下时，才回到洞里，一颗颗吐出来，然后用脚把花生一颗颗放到仓库内。

发现了“天洞”，大家的劲头也就更大了。于是从两个洞口同时向里挖。我正挖得起劲的时候，突然，在横道的一边，滚出几颗又肥又大的花生来，——呀！看来这就是地下仓库了。我用手轻轻向里一挖，好家伙，竟塞得结结实实，用力一掏，才象小山塌陷似的，花生接二连三向



外滚出来，看看足有一斤多重。再挖下去，仓库一个接着一个出土了。大家越挖越起劲，仅仅花了半个小时，就挖出了九个藏有花生的小仓库。有个洞挖到的花生，竟有十三斤之多。

后来，在另一个鼠洞内，也挖出八斤花生。仅两个鼠洞就藏了二十一斤。一亩花生田找到八个鼠洞，约有八十斤花生，再加上被吃掉和糟蹋的，难怪田里挖不到花生，原来都被这批小坏蛋盗窃光了。

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说：“1967年新疆北部小家鼠大量繁殖，损失粮食三亿斤。1949年，老鼠在东北辽河边打洞，引起决口，使河水泛滥，淹没农田。山区种树造林，野鼠要吃掉树种，咬死幼苗。”小王接着说：“老鼠不仅危害山林水利，造成农业歉收，它们的身上还带细菌，蜱、螨和跳蚤，传播鼠疫、斑疹伤寒、流行性出血热等十多种疾病，被它们害死的人成千上万。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，为灭鼠除害而共同战斗！”



一 堆 粪

结束了花生田里的战斗，我们带着被关进笼子里的搬仓鼠，重又向山林走去。

一路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心情分外舒畅。因为这意外的收获，社员们可以了解到鼠类的严重危害性，又增进了我们的实践知识。我们还在想：要是能彻底消灭鼠类，那多好呀！

我们顺着山间小道，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觉已走到半山腰，看看山道两旁却什么也没有，连飞鸟兽迹也少得可怜。我们决定放弃山路，往树丛中钻。老顾走在最前头，一边走，一边仔细观察。他是我们三人中野外工作经验最丰富的，能辨别好多种鸟叫，能从野兽的脚印上看出种类和活动情况。更值得敬佩的是，对于远处的鸟，他能根据飞翔姿态，一下子说出是什么鸟。一路上，他不断指点

我们怎样观察，怎样听鸟叫。的确，鸟的叫声可复杂啦，同一种鸟，有时会有几种不同的叫法，如受惊时，叫声多半又尖又脆，喂小鸟时，则又轻又柔。

突然，老顾在一个草堆旁蹲了下来，回身向我俩招招手。我和小王走上去一看，原来在路边印着几个成一直线的梅花形脚印。

“这就是狐狸的脚印。”老顾说，“从脚印上看，狐狸昨夜来过。我们再仔细找找，看它还留下什么痕迹没有。”

走不多路，我看到前面树脚下有一个草堆里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动，莫非是蛇吗？我正想从侧面绕过去看个仔细，突然脚下一滑，差点儿跌跤。我低头一看，倒楣，竟踩着一团灰褐色的晒干了的野兽粪。

老顾也急忙赶了过来，问我跌痛了没有。当他发现拇指大的粪团时，就被吸引住了，只见他用镊子把粪团轻轻地挟了起来，反复观看着。

“奇怪，这是什么粪团呀！？”老顾疑惑地问。

我仔细一看，粪团内还隐约可见老鼠的毛呢，拉开来一看，



呀！还有三只田姬[jī]鼠的头骨。

“莫非就是狐狸拉的粪便？”我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“有可能！”老顾说，“看样子，很可能是吃啮[niè]齿动物的野兽拉下的粪便。可是，狐狸每夜都到一定地点大便，为什么只看到一团粪呢？”

老顾沉思了一下，把粪团放在鼻子边嗅了嗅，就对我说：“小黄，你闻闻看，怎么这粪便连一点臭味都没有？会不会是猛禽之类吐出的消化不了的食物残块？”

不管是什么动物拉下的粪便，总不会只有一团。于是，我们就仔细地找寻起来。果然，不出老顾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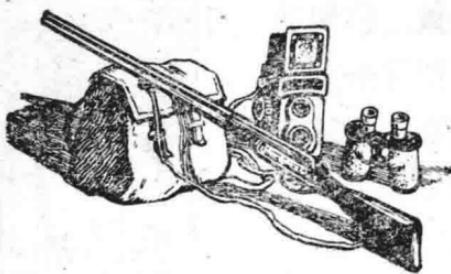
料，一路上又断断续续发现了好几堆粪团。更使我们惊奇的是，在杉树下竟布满了一模一样的团块。

“一定是狐狸的粪便！”我差一点叫了出来。因为只有狐狸的粪便，才会这么集中呀！

“嘘，你看！”只见老顾轻轻用手向杉树枝头一指。

我抬头一看，呀！枝头上停着一只猫头鹰！这么说，这粪团也许与猫头鹰有关系吧？

为了搞个水落石出，我们决定留下进行观察。





谜底揭开啦

十时左右，正是骄阳当空，天气晴朗的大好时光。可在这一片茂密的杉树林中，却依然阴沉沉的，特别是北坡地区，很少有鸟类活动，只偶然有几只小鸟飞过。为了避免有人惊动猫头鹰，我们在杉林的三角，布下了岗哨。我找了一棵枝粗叶茂的杉树，作为屏障，还采了些野草枯叶，编了一顶“笠帽”戴在头上作为伪装，以免给猫头鹰发现。看看老顾和小王，也已相互伪装好，聚精会神地守候着。等呀等，看看手表已将近十一点，可猫头鹰呢，却象泥塑木雕似的，一动也不动，两眼时开时闭，偶然有几只略微转动头颈，理理羽毛，洒下一些浅白色的粪便，那也只是一刹那的事，过后，又不动了。真使人等得心焦。正当我看得出神的时候，偶一回头，突然发现西边半山腰有两个红领巾，一前一后，正在疾奔而来。看来，他们在捉